

# 浪漫永不荒芜

## 十杯善意

李秀芹

早上和黄大妈一起去买早餐,黄大妈排在我前面。她买了一杯粥,服务员把粥递给她时,还不等她接稳就放手了,粥洒了一地。

服务员一边拿着笤帚打扫,一边自我检讨:“是我的失误,我再给您盛一杯。”黄大妈也从兜里掏出纸巾帮着清理地面,还安慰服务员:“不是你的错,是我的问题,人老了,手眼不相随,没拿住才掉地上,我再买一杯就是啦。”

一旁的老板听到了两人的对话,走过来对服务员说:“再给盛一杯,不用再付钱了。”黄大妈坚持要付钱,和店老板推来推去几个回合,还没分出胜负,我劝黄大妈:“还是算了吧,再争来争去耽误了人家做生意。”

黄大妈听我这样一说,觉得在理,对店老板说:“你不收我的钱,我就不给你了,但你可不要从服务员的工资里扣呀。”店老板笑着说:“放心吧,肯定不会让服务员出钱的。”

吃完早餐出了店门,黄大妈便给老伴打电话,让他到这家早餐店买十杯粥放冰箱里,中午喊儿女回家喝粥。他老伴在小广场上打门球,听到指令后,立马蹬着自行车往早餐店赶。

我问:“你刚出店门,干吗差使老伴大老远跑过来?”黄大妈解释道:“我刚买了一杯粥,再回去买十杯,店老板一看便知我是还她人情去了。”

“一杯粥三块钱,她也损失不了多少,干嘛这么在意?”黄大妈叹了口气说:“现在生意不好做,这片位置虽然好,但房租太贵了,卖早餐也是薄利的生意,老板也不容易呀。”

“那您还不让老伴给服务员工资里扣出那杯粥钱?”“服务员出了粥钱,我没法还人家人情,但店老板出了,我多买她家早餐就能还上了。”

黄大妈平时性子挺不着急的,这次咋一刻也不等,来日方长,何必马上就买粥偿还呢?她说,一大早做买卖最在意心情,心情好了一天都顺顺利利。也是,洒了一杯粥,马上有人买十杯,老板的心情肯定会阴转晴吧。

## 金桂飘香润故园

龚后雨

八月桂花遍地开。如果你在农历八月来到我的故乡,皖东一个叫滁州市的小城,就一定会对这句歌词有更真切的体会。无论是在农家的庭院,还是在古朴的街巷,抑或在繁华大道的绿化带,你都可以嗅到桂花的芬芳,沁人心脾的那一种。

大舅妈率领的台湾7人亲友团来到故乡游玩时,正是桂花盛开的季节。放下行囊,一行人来不及休息,直奔姨妹家的后院。原来是浓烈的桂花香气吸引了他们,循香而去,果然看见一株两米多高的桂树繁花满枝。

“这棵桂树要比高雄我家门前的那棵高不少呢。”大舅妈笑意盈盈,她的名字就叫桂芳。

解放前夕,大舅曾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兵工厂做事,19岁时随部队到台湾,和许多迁徙而去的军人,家眷一起被安排居住在“眷村”。大舅妈说,“眷村”里栽有许多桂树,大多是银桂,开白色的小花。月圆之夜,桂花飘香,该有多少双眼睛遥望明月。天涯相隔,涛声绵延,又该有多少游子无眠思乡啊。

一直吃素食的大舅妈却是一位美食家。她向我们介绍了几种用桂花做的美食。把桂花用清水洗净后晾干,加入适量的白砂糖,再买来磨细的黑芝麻粉,然后用糯米做成面粉把它们揉进去,搓圆,这样做出来的桂花汤圆又甜又香。

一斤桂花四两糖,一层桂花一层糖,糖要用细细的白糖。放入密封的瓶中发酵,过一段时间,就会闻到一股香气,那是瓶子也封锁不了的浓香,说明桂花酿已经成熟了。“千万不能掺入一滴水,或者让苍蝇碰到,否则就会坏掉。”大舅妈反复叮嘱。

桂花茶最简单。大舅妈说,在台湾桂花茶价格不菲,过去是有钱人家才会享用的。桂花不但可以提神醒脑,止咳化痰,还可以美容呢,“你们滁州遍地是桂花,真的太有口福了。”

姨妹却好像故意要与大舅妈唱反调,说你这么做太费事。她不管是烧肉还是煎鱼,都会顺手从院子里的桂树上揪几朵桂花放入锅中,“香喷喷的,提鲜”。

大舅妈的妹夫陈先生在高雄当过中学校长,他不紧不慢地提出了一个学术问题——当年滁州主官欧阳修在《醉翁亭记》开篇写:“环滁皆山也。其西南诸峰,林壑尤美。”如若他老人家月圆之时能再来滁州,是否会这样描写:“环滁皆花也。其八月金桂,花蕊尤香……”

## 我只关心天气和蔬菜

王夫生

好友林老人在朋友圈高调宣布:关心过房价,关注过股市,琢磨过繁杂的人际关系……从现在开始,我只关心天气和蔬菜。

据我所知,林老大从前还关心过口袋里的钱。但自从口袋渐渐鼓了起来,他对钱的兴趣,也就逐渐淡了。他也羡慕过权力。曾想当个骑驴小官,但混到最后,只能仰天一声长叹做官的运气没有落到他的头上。

林老大退休后,在乡下租了十几亩地,把家搬到农场去了。他在那儿挖池种荷,葡萄架下养着散步的大公鸡,还种了五颜六色的蔬菜。他头戴一顶大草帽,每天担水施肥。

其实,和林老大一样,人到中年以后,我对许多事情不再好奇,也开始关心天气和蔬菜。

只要天气好,一个人的内心就会很轻盈。早晨阳光通透,出门去买早点、买菜,捧一袋温热,提一篮翠绿。

天气的细微变化,影响人的心情。天色晴好,心情也好。甩开双臂,轻松地出门去,到公园散步,找人聊天,去河边钓鱼,或者只是站在路边,发一会儿呆。

艳阳高照,可以远足。去拜访家住城外十八里,多日不见的朋友,中午和他坐在农家小餐馆里喝酒。回来的路上,在小镇集市买一篮子刚从土里挖出来的龙香芋。

当然,除了晴暖,也有阴冷。风和日丽,即出门散步;雨花飞溅,则窗下看书。

惦记天气,就会惦记蔬菜。关心青菜、白菜、韭菜、萝卜、扁豆、药芹、土豆、辣椒……青菜的青,叫作碧青;白菜的白,叫作玉白。

人渐老,会活得通透。天气是我们生存的必要条件,蔬菜能让我们新鲜地活下去。

琢磨天气和蔬菜,就是在心中放一个筛子,滤风尘,筛杂念,把日子过得纯净又简单。

与土地根茎相连,脉系相通,看它在自然中呼吸起伏,俯仰生姿。风乍起,吹动它的衣袂,那一刻,它才再度簇拥着阳光闪烁出耀眼的光芒。

我想,它是注定要满山遍野地连成一片锦绣的,若囿于花盆砖圃,便失了自由的气息。是啊,人类的庭院怎能饲养出这样惊心的生命,人工的力量如何培育出天然的风韵?

牵牛花的颜色很多,紫色的浓烈,白色的质朴,蓝色的梦幻,桃红色的温婉……从地面爬满墙面,薄如蝉翼的花瓣随着细弱的茎在风中轻颤,阳光似是能穿透花瓣一样,透出绝对的光感。从春天到深秋,静静地,它随意地开着。

薄荷叶子的边缘像是波浪一般,叶片斑驳不平整,绿油油的一大片在墙角。我总爱在倦怠的夏日把薄荷叶放在掌心搓揉,待其发软且未破损,再把它展开贴在眼上,立时便会神清气爽、困意全消。若半眯着眼睛,所见皆是深深浅浅的透亮的绿,像是将眼睛嵌入了翡翠之中。

薄荷之于我,还有味觉上的厚重记忆:凡是煮鱼汤,妈妈必定会摘几片薄荷叶放进去提味。自打记事起到如今已然二十多年,我所喝的鱼汤,鱼的种类在变,薄荷却从未变。嫩绿的叶,隔着如山的岁月,依然如幼时尝到的那般鲜美。

再说说屋后吧。屋后有一棵上了年岁的泡桐树,枝繁叶茂,站在二楼大平台上刚好可以摸到它最底层的叶,花却是碰不到的。泡桐的花像是个大风铃,高高地依序成串挂在树梢,一树的淡紫与浅白,虽隔得远,却格外吸睛,让人忍不住为其驻足停

留。“微月照桐花,月微花漠漠”,说的便是它了。

再远一些的位置还有一棵苦楝树,也是紫色的,下雨的日子、起风的日子,花瓣都会落满地,但任凭如何落,依旧是满树的紫花,那样盛,那样亭亭。

苦楝花的香味很特殊,远远便能分辨得出,像是一湖淡紫色的雾,萦萦绕绕。到冬天,叶子落光了,就剩一树的果子吊在那里,玛瑙般的颜色,似落不落,看着很好吃。

走到屋子的东侧,靠着一条小水沟,还有妈妈种下的枣树、梨树、柿子树……高低错落。这里面,我最爱枣树。

我常在想,那看上去像柳树一般柔软的枝条,是如何承受满树枣子的重量的?多少次弯腰都不曾折断它的枝干,任它一年年红了又落,落了又红,赠予我无限的清脆与甘甜。枣子长出后,我便每日摘一个尝尝味道,由涩而无味转成淡淡甜意时,我就会带着小伙伴来吃个够。待到枣子泛红直至全红,就只剩高处的枣子依旧长在树上了,至于低处的,当然都被我们这些小孩吃掉了!高处的要用竹竿敲,一声一声,叶与枣都簌簌落下,偶尔有一两颗调皮的枣子会碰到人的头上,哎哟一声之后大家会继续埋头寻找刚刚跌落的枣。

大地向来不语,可它却将最美好的东西悄然赠送给大家。

每一时每一刻,这土地上总有无数的生命爆发出巨大的合力,生长、盛放、凋落……我总爱停下脚步,看看那脚下的草儿是什么样子,闻闻今天的风里又浮动着哪种花的香。

生命驻扎在这里,使我的心永远不会荒芜。

好,于是我便爱满田野满草坡地趴着寻觅,找到一株就用铲子刨挖出一整棵来,还得连着根儿的才是最好!待竹筐里堆满就带回家去晒干泡水喝,故而蒲公英之于我,除了吹花葶的记忆便是浓浓的苦涩茶味。

龙葵便更有趣了,它的浆果成熟时会变成茄紫色,一串串一提提簇拥在一起,紫得透亮!我总是会摘下一嘟噜用大拇指和食指反复碾压直至其爆浆,指尖便会染上浓重的颜色,且泛着果子的香味。

至于苍耳,则是十分讨厌的小家伙!我们又叫它地葵,它长了许多“小牙齿”,最喜欢黏在人的衣服上。不过长大后我反倒极喜爱它!苍耳可以把小野花黏在毛衣上当作装饰,满满都是春意。

野胡萝卜花最招蜜蜂,但人一走近蜜蜂就会飞走,只剩下花儿在田野间轻轻晃动。这花只有极少的淡青色细丝叶,花开如伞,小伞扎堆汇聚成大伞,寂静地盛放,像蕾丝一般柔美,闻着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。

小蓬草常与它长在一处,花开得像朵小菊似的。偶尔我也会剪来插瓶,美则美矣,只可惜它的花会细碎地落满桌面,比针还细,实在不易打理。

而我最喜爱、最难忘的,是一种淡雅的“野蓝花”——我自己这样称呼它,其实它的名字唤作阿拉伯婆婆纳。田地草里盛放的、绿色叶片下躲藏的它,如同满地的繁星闪着幽蓝的浪漫的光,让人怎么看也看不够!

我甚至还曾将它带回家,种在花盆里,可花盆不是它的归宿啊,那片明亮的蓝在瓦盆中暗淡成土。怎一将它带人家中,便失去颜色了呢?我又悻悻地将它还归原地,看它

与土地根茎相连,脉系相通,看它在自然中呼吸起伏,俯仰生姿。风乍起,吹动它的衣袂,那一刻,它才再度簇拥着阳光闪烁出耀眼的光芒。

我想,它是注定要满山遍野地连成一片锦绣的,若囿于花盆砖圃,便失了自由的气息。是啊,人类的庭院怎能饲养出这样惊心的生命,人工的力量如何培育出天然的风韵?

牵牛花的颜色很多,紫色的浓烈,白色的质朴,蓝色的梦幻,桃红色的温婉……从地面爬满墙面,薄如蝉翼的花瓣随着细弱的茎在风中轻颤,阳光似是能穿透花瓣一样,透出绝对的光感。从春天到深秋,静静地,它随意地开着。

薄荷叶子的边缘像是波浪一般,叶片斑驳不平整,绿油油的一大片在墙角。我总爱在倦怠的夏日把薄荷叶放在掌心搓揉,待其发软且未破损,再把它展开贴在眼上,立时便会神清气爽、困意全消。若半眯着眼睛,所见皆是深深浅浅的透亮的绿,像是将眼睛嵌入了翡翠之中。

再说说屋后吧。屋后有一棵上了年岁的泡桐树,枝繁叶茂,站在二楼大平台上刚好可以摸到它最底层的叶,花却是碰不到的。泡桐的花像是个大风铃,高高地依序成串挂在树梢,一树的淡紫与浅白,虽隔得远,却格外吸睛,让人忍不住为其驻足停

留。“微月照桐花,月微花漠漠”,说的便是它了。

再远一些的位置还有一棵苦楝树,也是紫色的,下雨的日子、起风的日子,花瓣都会落满地,但任凭如何落,依旧是满树的紫花,那样盛,那样亭亭。

苦楝花的香味很特殊,远远便能分辨得出,像是一湖淡紫色的雾,萦萦绕绕。到冬天,叶子落光了,就剩一树的果子吊在那里,玛瑙般的颜色,似落不落,看着很好吃。

走到屋子的东侧,靠着一条小水沟,还有妈妈种下的枣树、梨树、柿子树……高低错落。这里面,我最爱枣树。

我常在想,那看上去像柳树一般柔软的枝条,是如何承受满树枣子的重量的?多少次弯腰都不曾折断它的枝干,任它一年年红了又落,落了又红,赠予我无限的清脆与甘甜。枣子长出后,我便每日摘一个尝尝味道,由涩而无味转成淡淡甜意时,我就会带着小伙伴来吃个够。待到枣子泛红直至全红,就只剩高处的枣子依旧长在树上了,至于低处的,当然都被我们这些小孩吃掉了!高处的要用竹竿敲,一声一声,叶与枣都簌簌落下,偶尔有一两颗调皮的枣子会碰到人的头上,哎哟一声之后大家会继续埋头寻找刚刚跌落的枣。

大地向来不语,可它却将最美好的东西悄然赠送给大家。

每一时每一刻,这土地上总有无数的生命爆发出巨大的合力,生长、盛放、凋落……我总爱停下脚步,看看那脚下的草儿是什么样子,闻闻今天的风里又浮动着哪种花的香。

生命驻扎在这里,使我的心永远不会荒芜。

## 漫游“抹茶森林”



金秋时节,浙江杭州临安青山湖近百亩地杉和落羽杉混交林呈现“抹茶森林”景观,引得大批游客前来泛舟、漫步观光。这片浸没于水中的森林每到秋季就会铺满浮萍,浪漫景观宛如“绿野仙踪”。  
图为近日游客在杉树林间泛舟。

新华社记者 翁昕昶 摄

## 陪树站一会儿

张达明

那天,我晨跑到“创新路”时,看见一位70多岁的老人,站在一片茂密的树林前,静静地伫立凝望。当时我没在意,但返回时,他依然是那个姿势。这未免让我感到奇怪,便决定上前一探究竟。

走到跟前时,他竟然没察觉,直到我打了招呼,他才不好意思地笑了。我问他:“你在看啥呢?”

他不假思索地说:“看树呀。”我不解:“树有啥好看的?”

他满脸的自豪:“大有看头哟。”我仍不解。他慢慢说道:“对你来说,这些树可能没啥看头,可这里的每一棵树,都是我的孩子啊!你说,自己的孩子你能看得够吗?”原来,他曾是中学语文老师,退休后闲得慌,寻思找点事做,就承包了这里10亩地,全栽上了景观树,有20多个种类,国槐、银杏、柿树等等。

“就拿国槐来说,一棵就值两千元,你算一算,这片树的价值有多少?”他得意地呵呵笑起来。

“真是一片摇钱树啊!”我打趣道。听我这样说,他严肃起来:“树和人一样,也知道好坏,你对它好,它就认真长,你慢待了它,它就要罢工。我和这些树打了五年交道,每棵树的脾气秉性都了如指掌,一天不来陪我的树站一会儿,心里就空落落的,它们也会寂寞。”

我笑道:“不愧做过语文老师,话里也带着诗意。不过,你刚才说树也能听懂人的话,未免太玄乎了吧?”

他认真地说:“你没和它们打过交道,你不懂,可懂。”我看到他脸上的笑容,我不忍与他争辩,就打过招呼继续去跑步。

翌日早晨,刚跑到“创新路”,就看见他已站在那里,静静地凝望着那片树。快到跟前时,我故意咳嗽了两声,他扭头看到是我,笑着跟我打招呼。我说:“又在陪你的树啊。”他依然笑道:“这是每天的必修课,完成了心里才踏实。”

我说声“明天见”,便跑开了。一连几天,都是在那个时间段,我准会看到他静静地站在那片树林前。我不想打扰他的美好遐思,便悄悄走了。

后来好多天都没再去“创新路”,昨天早上,我忽然想到那个“陪树站一会儿”的老人,于是又去了。

远远地,就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不知为什么,我竟有点激动,便加快了步伐,在距他还有20米的地方,便大声喊道:“你好啊!”看到我后,他也大声问候道:“你好呀,好久不见了。”我来到那片树林前,也与他一起,静静地伫立凝望。

临走时我对他说:“明早开始,我也来陪你的树站一会儿。”

他兴奋地笑道:“那敢情好啊!只要每天陪我的树站一会儿,它们蓬勃旺盛的生命力,就会传染给你,让你这一天神清气爽,干啥都精神!”

## 青海放歌

胡少石

不要以为下雨天没有太阳  
那是乌云遮住的表象  
在三万英尺的高空  
是阳光灿烂的地方

不要以为黄河颜色浑黄  
那是长途跋涉的短暂迷茫  
在五千里头的三江源头  
雪莲花在盛放

不要以为人生道路漫长  
那是时间雕刻了方向  
在三万个日子的背后  
是灵魂寄托的故乡

## 阳城茱萸红

王晓霞

王维笔下的茱萸  
染红了秋天  
遍插茱萸少的那个人在哪里  
循着足迹,我访遍了山原

终南山桐川别业前  
秦岭东西而来,太行南北贯穿  
溪谷秘境,柔波潺潺  
当年是否在此登高望远  
乡音未改,白发旧颜

我站在茱萸树下凝望  
感知到了跨越千年的思念  
想起写下忆兄弟的诗人  
心中像被茱萸插遍……

## 天空

——写给马鞍山

木汀

我喜欢这样的天空  
它离太阳、月亮和星星最近  
离蓝天和白云、洁净的风最近  
离长江和青山最近  
离你最近

在大街小巷  
随处可见李白、刘禹锡、杜牧……  
当一座城被长江拥抱  
就有了恣意的波涛  
当这座城与群山交错  
群山也被它拥抱

我在一个个曼妙风生的舞姿里  
我在每一张微笑如画的脸庞里  
捕捉到诗歌的眼睛  
轻柔地开阖和顾盼  
以及远眺近观

这是天空  
这是诗的天空  
这是诗域的天空